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

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

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

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

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魯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

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

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啟季氏之事而書之乎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

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伯者作耶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

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𤘩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唯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
惟是孟子出來作鬧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
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歳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作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
之經作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成聖經却成一
箇百將傳因說前輩作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
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

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絶底事人却都作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作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作此經他經皆可作何必去作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踈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遂

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

徵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曽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曽講學公穀考事甚

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

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來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閒

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作時文荅策相似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襃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

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

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

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唯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

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以上語類十八

條

春秋例目拜貺甚厚其閒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巳釋然葢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伯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奥

立說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耳答程可久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已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

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廹田地阨隘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録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黄仁卿

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畧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為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為

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為據獨即位之說為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為無據也若只欲為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為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答龔惟微

所諭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答李

守約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某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輙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絀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

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以上文集五條

經傳附

隱公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語類元年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攷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

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元年○與張敬夫

春秋書正據伊川説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

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攷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答吳晦叔）

前書所諭周正之説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

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攷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攷必矣今乃欲以十

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元年○答吳晦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攷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歳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

月十二月之說攷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攷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攷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

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攷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

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攷也元年○答林擇之○以上文集四條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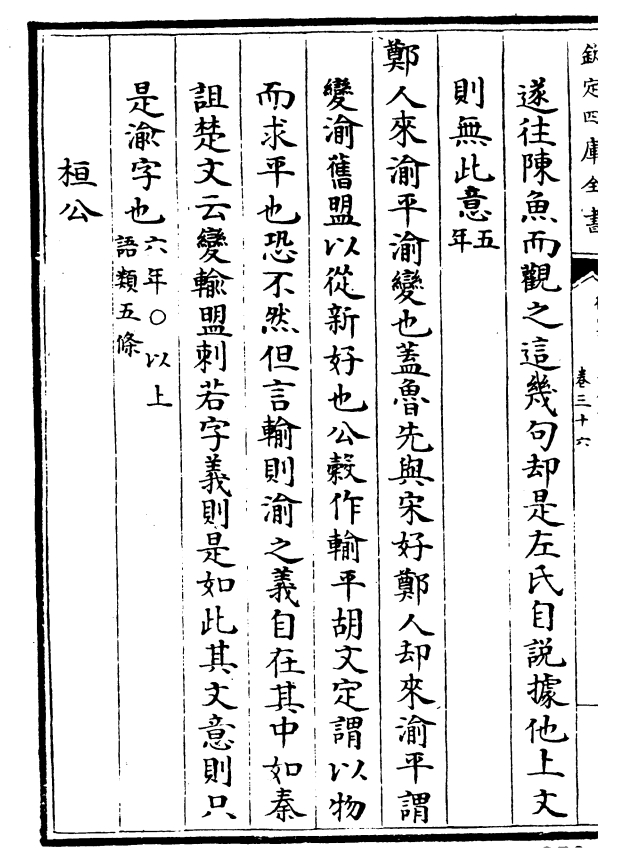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元年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

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叔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脳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

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元年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麽



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五年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羖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六年○以上語類五條

桓公

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胥命曰嘗攷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極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桓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

國必與勢力之相併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于苴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池錄云春秋於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彌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

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横說竪說皆可論難著便說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六年〇以上語類三條

莊公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

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十三年 語類

閔公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 語類

元年○

僖公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温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左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

四年

壯祖嘗聞長上言齊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葢

桓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桓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罪服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爲然年四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

甚詳年十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

韋孝寛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十年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

於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荅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以上語類六條

問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側邊批云此正是晉文譎處恐非貶辭蓋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

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橫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衛為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為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

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曰有難言者二十八年○答萬正淳○

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閒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十五年語類

成公

問胡氏傳欒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十八年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歳他説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别當時厲公恁地弄得郎當被人擄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

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十八年〇以上語類二條

襄公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九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攛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
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
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
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豔更無事實蓋周
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
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
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
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蘓張之辯莫不皆

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叔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别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十四年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二十九年

○以上語類四條

昭公

或問子産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

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

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六年○語類

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弑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為之會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

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紊矣曰甚善十一年○答萬正淳○文集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着慾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是蓋有字似着字

物字似愆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耳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攷援得好處○十二年語類

問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攷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攷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

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鍜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為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

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攷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十九年○答張元德○文集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為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

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見左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耳何足為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為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荅以為為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藴說問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二十五年○偶讀謾記○文集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詞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二十六年語類

定公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强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隣鎮所欺乃方大悔十二年○以上語類二條

問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為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聵入是為莊公莊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竊詳

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刼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君衛之意及夫蒯聵旣入良夫悝母相與刼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

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聵未幾而復奔也曰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又問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曰聖人之門不

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十四年○答潘端叔○文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七

禮一

儀禮

總論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

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

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

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以上語類四條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

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答陳才卿）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

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絶句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

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

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主人玄冠

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

與此不同耳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巳

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而下條之注又云

不得丁亥則巳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巳

為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

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横而奉之奉或誤冩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他舛謬計必尚多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記永嘉儀禮誤字。以上文集二條

士冠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賔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積白布為裙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

尊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粗布為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畫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為之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琫有珌内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

節行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温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荅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凡亦荅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以上語類三條

士昏

問士冠禮筮於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

占曰吉既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

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曰亦恐如此

問昏禮用鴈壻執鴈或謂取其不再耦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爵弁乘大夫之車墨車則當執大夫之贄前說恐傳會又曰重其禮而盛其服以上語類二條

聘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語類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爲主人者時出勸賔賔辭而獨饗語類

覲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酒灌神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賔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以上語類二條

喪服經傳

堯卿問經帶之制曰首經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經總如今之髻巾括

髮是束髮爲髻安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何也曰幓頭只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經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

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
來為士者為祖父母朞服内不當赴舉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為所生父母齊衰杖期
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
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
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
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
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

儀禮期喪條内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為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

因言孫為人君為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

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

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經也

問改葬緦鄭玄以為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

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為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為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以上語類十條

問大夫之妾章曰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適人者為父及兄弟之為父後者已見於齊衰

期章為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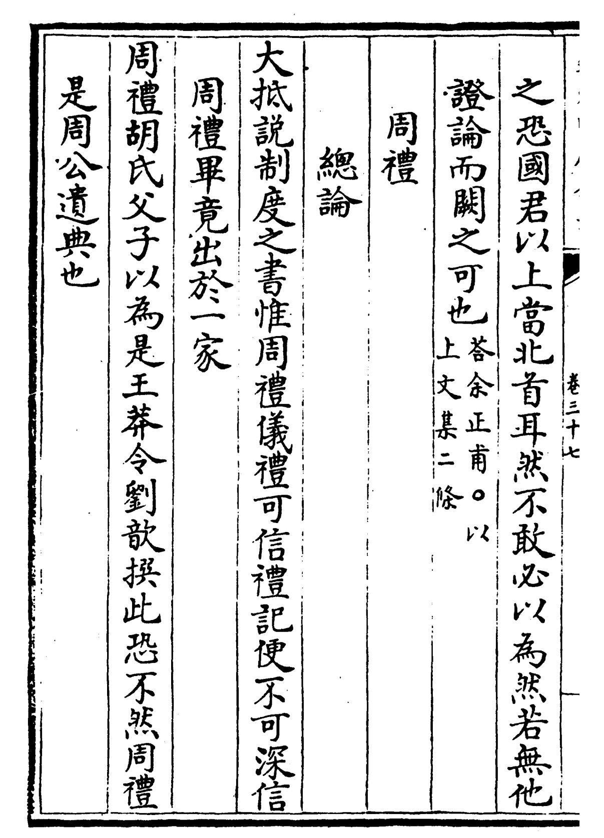
荅余正甫

○文集

士喪

問南首曰按士喪禮飯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於祖乃注云此時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還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為北首耳非温公創為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

之南首亦不為君南面弔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棺之
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
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
云殯宫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
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此二說則是
設北面者子北面耳非尸北面也答余正甫
又問南首曰必謂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
大歛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



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為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答余正甫○以上文集二條

周禮

總論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

周禮畢竟出於一家

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宫中巫祝之事凡宫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冡宰却管甚宫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宫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

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

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屛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

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闕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倣秦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盖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

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祕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間古文者始出而行於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尉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為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

司馬已典兵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了許多地便著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是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柰他何就

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說據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

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
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
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
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耆
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公一千里封六
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横是四箇五百里便是
破開可以封四箇公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
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公外餘地只存留在那

裏其說不知存留作甚麽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是不見周禮以上語類九條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内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

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豫防
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
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窮理
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即是物
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
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
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

世官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宫伯宫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宫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宫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之不是兵卒　宫伯宫正○以上語類三條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

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婣卹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

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爲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以下小司徒

問都鄙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

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説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畆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畆百畆當今四十一畆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横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

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於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故也鄉大夫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

以上語類九條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謂遵也遵亦如作僎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荅嚴時亨文集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耶曰民自為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以下載師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幷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

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

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汎之人也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

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

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

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

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

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

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師氏○以上語類四條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

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

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

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

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三德說文集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保氏

問鄉遂爲溝洫用貢法都鄙爲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

分别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以下遂人

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爲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横爲

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為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來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邉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横畝向南溝復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

鄉遂雖用貢法然廵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司稼○以上語類四條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典瑞○語類

問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者何也曰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中庸所謂期

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賤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君子反經處亦有說然亦是周公制禮而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荅余彝孫文集

黄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大司樂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闊大沒收

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其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占夢○以上語類二條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主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襃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一拜其餘

皆再拜肅拜或再三故郤至三肅使者○一曰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
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
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
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
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
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於天子大夫於諸

侯皆當稽首○二曰頓首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即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三曰空首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荅臣下拜也其肅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

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頓首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四曰振動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䧿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酆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五曰吉𢷬六曰凶𢷬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

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䟽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䟽曰拜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

父也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
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
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
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
愛父也○七曰奇擽八曰褒擽注曰杜子春云奇讀
為奇耦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荅臣下拜褒拜
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
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九曰肅擽注曰肅拜但俯

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

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

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撎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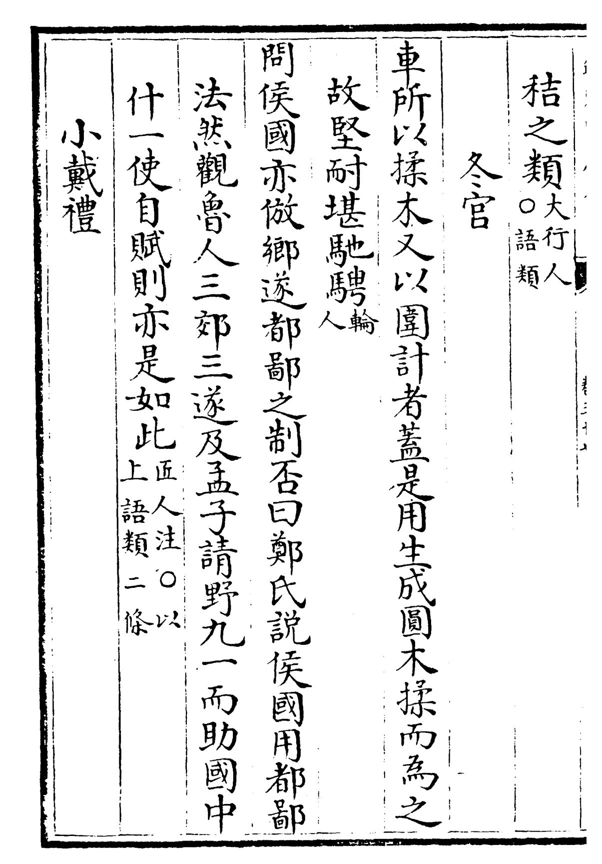
記疏曰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大祝○九攑辨○文集

秋官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

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

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



桔之類大行人○語類

冬官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計者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為之故堅耐堪馳騁輪人

問侯國亦做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亦是如此匠人注○以上語類二條

小戴禮

總論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

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義剛錄云康成也可謂大儒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辨之久不

決遂共往決之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否李云
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夫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
之音韻乃是以上語類五條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
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
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顔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智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

居處灑掃欬唾之閒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惟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殊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焉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講禮記序說○文集

曲禮

曲禮必須别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思定辭民哉兹及上堂聲必揚入戶視必下皆是韻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作底若

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作底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令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曾說正顔色要之顔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顔色有箇誠與偽簡錄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

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其所見都是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令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宧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尸用無父母者為之故曰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説被人解得都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餕餘不祭説蓋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

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

可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

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

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

親征亦自擊鼓以上語類七條

有禮則安説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説施報往來

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

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荅江德功

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為是疑事勿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

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别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删去鄭氏不

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答潘恭叔○以上文集二條

檀弓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是為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荅之何故却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無所失道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

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以上語類二條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豪愧心而

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答王子合○文集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緇衣素衣黄衣即裼衣欲其相稱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

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文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才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作孔穎達賈公彥故不相照管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為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為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顔如舜華禹者獸

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黄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

看時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以上語類五條

問銘旌曰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既無旌則如

温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為疑也又問重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温公之説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古禮也又問卒哭曰以百日為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又問明器曰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荅郭子從○文集）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

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王制

王制說王畿采地只是內諸侯之祿後來如祭公單父

劉子尹氏亦皆是世嗣然其沾王教細密人物皆好

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這道理想

當時識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問禮

於老聃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

王制特論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没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爲是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以上語類四條

月令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

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箇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箇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箇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箇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箇中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堂

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語類

曾子問

問竝有父母之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爲如何也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己意輙增損也荅郭子從

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

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

何也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

而後束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据

矣 荅郭子從

問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

行也曰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荅郭子從）

問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壻之父母死女之奔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曰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荅葉味道）

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

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曰恐無不弔之理

荅葉味道○以上文集五條

文王世子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賔注曰同宗無相賔客之道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纖剸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絶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遏只為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卞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説故𡁒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眞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禮運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撰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狼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悻聒噪人底人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已他這物事又自

分屬五行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以上語類五條

禮器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

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静語黙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様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以上語類二條

郊特牲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於天與横渠反原之說何以别曰魂氣歸於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寃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即消散以上語類三條

偪屨著綦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內則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

祖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也（以上語類二條）

玉藻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語類）

喪服小記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

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荅郭子從

○文集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别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其父母别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其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說以上語類二條

大傳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爲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爲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

人宗之巳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以上語類三條

問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為先君

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為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為五廟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

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曰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閒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為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為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别子即是此宗子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别子即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别子之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即為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為祖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荅董

叔重〇文集

少儀

毋跋來毋報往報音赴 跋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喜歡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不窺密止 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

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心茍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以上語類二條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

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横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强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絶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已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

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强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

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閒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

也這也説得好説得聖賢心出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横渠謂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説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

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黄也庶人深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斷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其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

盡其材若曰勉率以為之豈有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説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便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説字人以為恱恐只是説字説證之義也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以上語類五條

樂記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三歎息非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

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翫味且是語意渾粹以上語類四條

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葢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别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

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

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鼓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樂記動靜說○文集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儱

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鼔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以上語類四條

祭義

問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熇嘗以為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為失不知其意果如何曰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荅李敬子

○文集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

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順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噓吸者為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噓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是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

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魂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

魄附於體魂附於氣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

魄是形氣之精英以上語類二條

孔子閒居

禮記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却是疑有物訛為耆欲其兆訛為有開故耆下日亦

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説耆欲則又成不好底意語類

表記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

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令人便算時度日去計功效以上語類二條

深衣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裳

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緝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

衣裳皆緣 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一寸半布外接出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繚之為兩耳及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繒

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綵絛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緇冠**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為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幅巾**用黑繒六尺許剌一邊作巾額當中作㡇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㡇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㡇當頭前向後圜裹而繫其帶於緇後餘者垂之**黑履**白絇繶純綦○深衣制度○文集

投壺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圜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

為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圜形斗五升為竒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説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

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豪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

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壺說

○文集

鄉飲酒

問鄉飲酒義謹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夫飲賔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記黨正飲酒於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以見賔興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之類亦足以證序齒

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為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并舉之耳答趙恭父○文集

鄉射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别小人儘會學後之説者説得太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説話多過了無殺合類語

喪服四制

問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

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户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户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幷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

來諭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答郭子從○文集

大戴禮

大戴禮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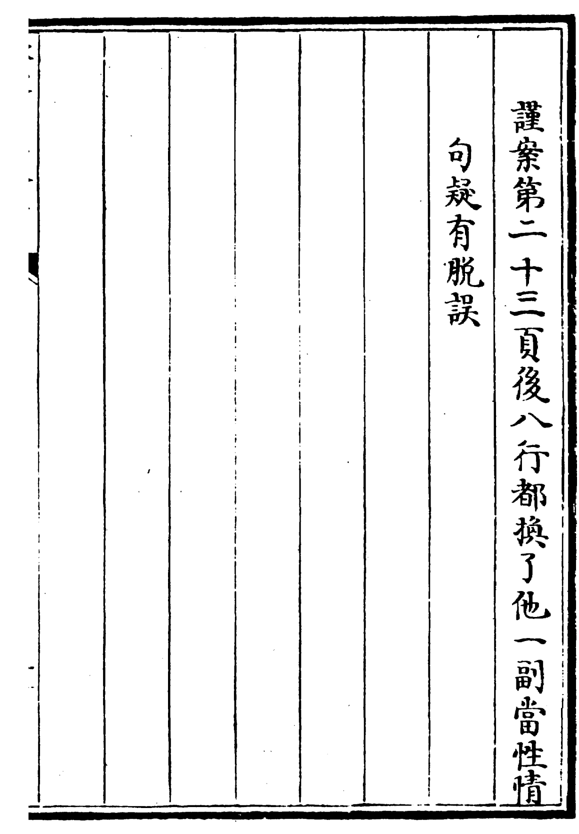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又舛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

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絶不可曉者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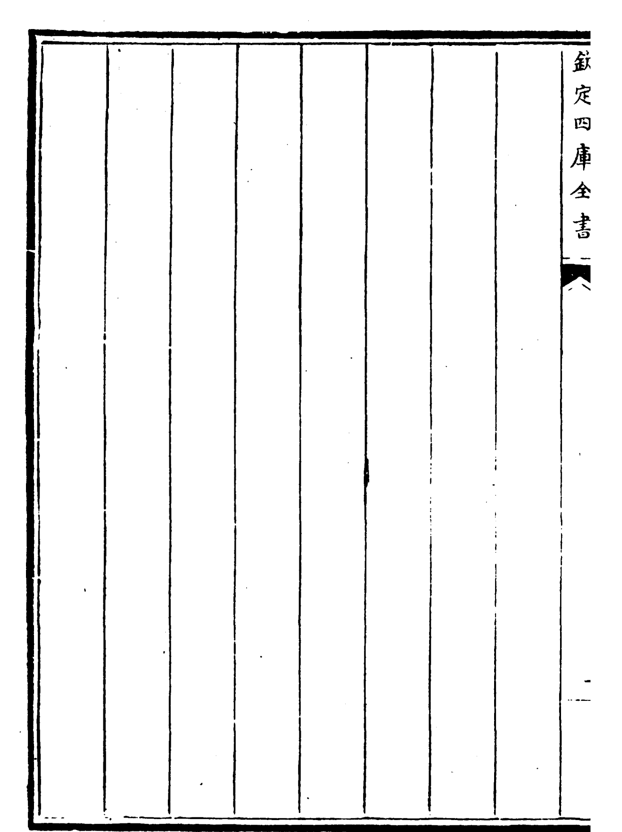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爲洛書之一驗也以上語類五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七



謹案第二十三頁後八行都換了他一副當性情

句疑有脫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